

留

都

見

聞

録

留都見聞録

吳次尾先生三續稿

留都見聞錄

藏板

題留都見聞錄



池陽吳次尾先生文章氣
節推重海內余嘗神交於
四十年之前明亡先生倡
義與新安金正希先生同

時歿節其忠義之氣炳於
日星康熙庚申寸寸
天子命詞臣纂修明史令嗣
子班慮厥考之大節湮沒
弗彰攜墓誌走京師乞載

筆諸公錄殉難事旋里道
出任城以先生手錄留都
見聞示余蓋殘編斷簡存
什一於千百者也先生著
述有樓山堂集諸藁行世

其立言之不朽不僅見之
於此而集中所載南中山
川園亭科舉興廢盛衰之
迹皆有深意存乎其間嗚
呼觸境遇目感慨繫之先

生之蓄積素矣此其所以
仗節歿義卓絕千古歟亟
登之梨棗以見先生平日
之用心并以見子班不怠
先人手澤之意云

康熙庚申夏月玉峰葉

方恒拜題於任城之

後樂堂



留都見聞錄

余年八九歲祖父挈來金

陵僦宅成賢街蓮花橋下

後隨先大人省試率三歲

一至以為常其最盛莫如

已卯壬午兩年已卯寓溧
陽宋憲副鷗天別館是歲
遂遊樓山夫子門夫子則
寓鄒滿子閣子崧寓鷲峰
寺者壬午秋也甲申秋先

大人會邁鈞黨禰與夫子
倉皇去金陵居一年夫子
慷慨仗節歿先大人亦鑿
坏堊戶足不至南中者十
餘年余嘗子身獨遊宛皇

治城桃葉間欲問兒時巷
陌往往迷不得其處所云
成賢街舊宅已轉徙數易
主其他宋氏園亭鄒氏閣
子及鷺峰諸舊寓盡滅沒

荒煙斷靄中惘惘至不可
問蓋人世滄桑而歲月之
不足供把玩也遂如此庚
申夏子班聞史事來燕邸
余以夫子是編發函伸紙

頓還舊觀蓋自癸酉迄今
已閱四十餘年其間盛衰
興替之故有不可勝言者
展東京夢華之錄撫清明
上河之圖白首門徒清江

故國余能無愀然以感而
悄然以悲者乎因題數語
於後而歸之

康熙庚申陽羨受業門
人陳維崧謹書於玉

堂之署

其然矣



其然以悲者乎因恐其難
其國余始無州然以海而

留都見聞錄

川國學林舉三事

次尾先生著書自樓山堂集外
如剝復錄庚辛壬癸錄續觚不
觚錄皆有關國是足裨史乘然
游夏兵燹或全或不全故世傳
者甚少茲錄則先生寓居金陵

時紀一時遊覽見聞事雖偏部
短記可以徵今昔盛衰之感固
足傳也子班間關以闕下既上
先生事狀於史館期爲先生不
朽計歸復梓此帙於白下其書
所存者僅山川園亭科舉三事

嗚呼山川如故也園亭之盛已
多爲荒烟蔓草至所謂科舉者
前代之用人得失不知幾反覆
於其間至己卯之年乃欲於副
榜中隆其選以得士夫不能精
求用人之人卽旁求以廣其途

亦奚為哉亦足以慨矣孰其安

蘇庚申孟秋溫陵後學黃虞稷

於其拜撰古取之乎以卷之四

信於文用八

其

謝平山川



送子班道兄歸池陽序

明崇禎之末池陽吳君次

尾先生以文章氣節名天

下詆訶阮大鍼得裊幾歎

明亡奮欲有所為與新安

金正希逢相應和兵敗不
屈死其大節炳然在人耳
目特未有筆之於書者庚
申之夏孤子子班來都以
其先友張芑山所撰墓誌

及兩朝剝復錄示余於是
次尾先生之行事頗可詮
次嗚呼忠孝天地之大經
忠於所事而殉之以死又
臣子之極則自昔興王於

勝國之臣有若此者不惟
不罪之而已又從而褒崇
嘉異之凡以天下之善一
也於彼於此無所重輕且
旌往以勸來舉一以風百
其利甚博其道甚光若周
世宗之封劉仁瞻明太祖
之祠余闕此類不可勝舉
至於史書是是非非明著
法戒尤不宐有所回枉齊

高帝勅史臣為袁粲立傳
 歐陽文忠作五代史以不
 傳韓通取譏而元修宋史
 文天祥陸秀夫謝枋得諸
 人皆大書特書列之忠義
 此往事之章章著明者而
 或者猶以為疑其亦不明
 於前史之例矣明有天下
 三百年其亡也食其祿者
 死其事其身可殺其名不

天

可滅也今

天子仁聖特命詞臣纂修明

史詔書數下寬忌諱之條

監修總裁皆大賢明於筆

削之指未幸得執簡其際

褒忠表節何嫌何疑特患

聞見之不詳摭摭之無据

耳子班傷其先人之慘歿

隱居不出聞有史事布衣

屣屣匍匐三千里叩國門

上書求表章前烈可謂孝
子夫祖父有美而不以告
告而不以實子孫之罪也
告且以實而不登於策載
筆者之過也若子班者於
子職亦旣無愧耳矣嗟乎
天下賢人烈士衆矣或無
子孫或雖有而不克自振
者可勝悼哉子班往來江
淮間甚久故家遺老多相

習者尚其旁搜博採佐史
氏之不逮詩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余旣嘉子班之
來也於其行也復稱詩以
贈

松陵年家弟潘耒題於
史館



名者... 其方... 德... 孫... 佐... 忠...

氏之... 不... 聖... 聖... 聖... 聖... 聖... 不... 聖... 聖...

不... 錫... 兩... 斷... 事... 斷... 事... 斷... 事... 斷... 事...

不... 史... 論... 行... 世... 復... 海... 詩... 以...

用... 外... 製... 年... 家... 弟... 爵... 朱... 愚... 於...

雷都見聞錄目錄

山川

人物

園亭... 一二三四俱制事不嫌形勝之說也

官政

科舉

書畫

器用

交遊

服色

寺觀

時事

宴飲

音樂

園共一十三則存四則時事不載

山川

雷都見聞錄目錄

雷都見聞錄

貴池吳應箕著

其地山川清麗可恣遊玩者甚多雖跡之盛

然名之顯晦今昔紀載各有不同要之為名

區勝槩者可指而數也予以登臨所至輒為

記之使至此地者可向予錄問津即足跡未及

而有勝情者安知不以此為臥遊乎

鍾山爲祖陵所在凡舊志所稱諸名跡今不敢搜
討矣其山雖無拒日蔽雲之峯而朝嵐夕翠瞬息
殊觀雨過晴初烟霞異色若在秋冬之際紅黃斑駁
爛然雲錦如亘天地真奇觀也予嘗自太平門至攝
山又自朝陽門至龍潭皆循山東西行數十里觀其
起伏曲折蜿蜒盡勢稱之爲龍豈爲虛語
清涼山在石城之東崗嶺相接而山獨秀起山巔甚
平行四望廓狀古翠微亭今圯矣雖更有作之者亦
未幾輒廢予嘗登山北望見長江一線帆影如鴉而
六合諸峯直可提挈至城中嵯峨鳳闕烟樹萬家指
點分明如觀紋紙上此山前後左右爲亭園祠院者
不一縱步所之景物俱給要從寺後登山斯爲大觀
耳
雨花臺山不甚高躡蹬而上可以藉艸爲裯又距南
城甚近故春秋之間遊人最衆布幔茶爐不移而具
翠袖紅妝亦時掩映其間而山麓有甘露閣故李太
白遊處也張氏祠堂在焉長松彌于岡阜每棲息其
間覺天風海濤近生几席昔兀术登雨花臺城中秋

毫皆見予嘗謂棄此山于城外亦爲失策

木末亭在城南梅岡之右方正學祠堂之後亭也從山脚至祠前引眺不減雨花而報恩寺浮屠金頂如日影之蕩于趾下耳至亭則俯視萬松亦如寒江之湧翠浪

赤石磯在聚寶門外西天寺下河干之南岸也岸皆林樾尤多石榭林杪通街爲居人鱗次而磯以隔林遂覺靜窅其石大蔽數牛橫瞰水面河流洄澗其下故名磯焉予嘗遊客舟中繫身磯側者半月見石上

有鍾伯敬王永啟二王政題鏤字今已沒其半時盛夏水漲予身就蔭而休晝閱遊舫夜聞漁唱至三更月出披衣起坐四顧悄然但有林影歷亂涼風微生覺成連海上卽近在人間又或觀書石上濯足溪傍遇大風雨則掩蓬酣寢可謂至適予有大雨臥赤石磯詩又有城南身中東應試諸子詩蓋己卯六月也予游處南中二十餘年常以此爲生平快事

莫愁湖在江東門內湖有亭有身狀爲魏府中有故游者罕至兩岸松楸成列丘冢纍纍予嘗秋濛過之

殊覺瑟冽而湖曲亦萑葦蕭然大有江汀澤畔之意
烏龍潭爲兩山之水所匯又居城西隅與市喧相遠
故爲幽勝從霧應觀山上玩之則林軒環於潭岸而
一碧泓狀儼一小西湖也此潭在城中以水可蕩舟
爲奇近皆種荷七盛則潭淤不堪鼓棹矣雖花香可
愛而秋冬後殘荷彌塞令人意盡
後湖古玄武湖今在太平門外此鍾山之水所匯也
而又爲幕府諸山所環故聚而爲湖中有五洲別島
今爲冊庫之地罕有察其處者朕從城內覆舟由一

帶觀之猶可指點分明耳鍾山踞湖之左可以修堤
山光水色遙相掩映三法司在湖南岸近岸皆種荷
花亦清綺滿目其堤俗呼爲孤栖堤此爲罪人過是
堤者言也其實在山右湖樹陰成列雖不及十里
六橋而瞰上斜陽可以延觀縱步
謝公墩在冶城之北永慶寺之南公北門橋尙有數
里最爲城中僻處其一帶皆山至此迤邐直下雖爨
而坦此當時所爲名以墩也墩只餘松樹一叢耳地
雖以人重要無層岡浚豁若風气和朗適與遊屐最

便以八重要無遺岡其綠葉風戶味腹與漢漢是
清溪與桃葉渡相鄰爲六朝鷓族夾居之地其故址
今皆不可復識惟南岸循溪直入有水一曲今爲官
塘十年以前一片荒地而已今隨塘直曲皆列籬垣
而有數屋瞰水者柳叢藤蔓大半皆清客回師宅也
予嘗賃居其間最爲清曠有堤塘直通鷺峯寺後相
傳爲古放生池割清閣故址不審其形勢正復似今
否也水可飲休飲二水可飲南嶺北嶺皆飲
覆舟山從山斜登取徑蒼鬱前有教場之曠背則俯

後湖挹鍾山備登臨之美矣從城迤行過雞籠見國
學梵宮高下盡勢登觀象臺視渾天儀歎元人制作
之精从山後直視金川門一帶以至清涼門皆連岡
接塢邨原相望自鼓樓岡以下始有居人之盛况於
攝山望之不覺爲奇狀入之甚幽南中之第一勝境
也其中殘碑舊塔石磴流泉修篁古木不能盡記予
獨不喜鑿石爲千佛嶺耳往在杭州遊天竺甚愛其
石而愧爲楊僧所損有生憎鑿佛傷天巧之句今於
此山亦然七未可爲俗人道也紫峯閣縹緲如在雲

際天開岩中通一線危峻令人縮足至層疊浪嶺下
視亂石真如海波怒沸枚生狀濤日徒觀其水力所
至亦卹狀足駭于時遊在谷亦淋淋然天竺其
燕子磯從江上望之真如一燕翔空耳登山踞頂直
視大江見波濤洶湧詠大冲振衣濯足之句使人氣
壯予嘗阻風山下者七日與客瀕酒臨江有賦得
大江流日夜四首惜逸其詩又嘗于五月十三日往
觀閩會見士女上下山者勢如蟻織炎蒸氣穢令人
作惡狀南中人自此日外而登山臨流者亦甚寥也

牛首山從采石以下江中望之直如牛頭昂如天表
至山轉不肖所云天闕者其石亦高下不稱古人錫
以牛名蓋有爲也

園亭雜述

南京園亭見於紀載者予訪其迹十不得一
近時所營不過壘石爲山畜汚爲池軒楹著
丹花樹成列其寔結構繁蕪不足寓目求其
岩壑自狀與林亭浚曲者殆未數也若夫
倚山臨流升高引下古木修篁敞亭窈窕花

石位置之精圖書匪畜之富兼之主人好客
高朋勝士不絕于坐者雖京之大固未之
前聞矣但就乎遊涉所及別其稍勝者紀之
以備後人觀覽之助至于人家居第之中亦
有池林木石雅足賞對者以其不堪登臨故
不錄也

六部各有園皆爲之不及百年禮戶二部俱在洪武
門之左禮部有敞亭可憩兵部有高樓可眺亦引水
爲池恨疏鑿不得法耳予親見園中竹樹時爲堂官

研取又衆以傳舍視之不久廢圮矣刑戶有白雲高
處在太平門內地據鍾山之支彌望蒼茫亦堪引目
公侯園如弇州所記錦衣東之西諸園魏國之西南
諸園齊王孫之同春園武定侯之竹園共十有六處
今或圯廢或冒主弇州時未百年已無多存者矣
惟西園鳳臺者屬之桐城吳氏六朝松固無恙也而
主人遊客如讐至今遂無談及者魏國園在新橋南
者亦名西園壯麗如昔東園鄰教坊者獨廣亭在耳
其池流可接清溪使葺治之尙爲勝地

士大夫諸園如姚憲副之市隱園則弇州所紀也有
市隱園集皆隆萬間名人詩文此稱南中鼎盛者予
嘗雅集其中陳几掛壁猶多舊蹟酒酣泛舟于池上
弄色荷香掩映上下致足樂也獨其園趾廣廓收拾
爲難將來恐有割據之勢却未百年已無幾矣昔宗
顧鄰初太史所記南門武憲副園聚寶門外王貢士
園顧司寇之息園予嘗跡之而已數更至園之存廢
不可問矣卽予所見諸園十年之間主半非其舊興
衰之際輒令人念之黯然

半山園地以荆公得名園又爲焦太史物且朝陽門
一帶窗列遠岫庭俯喬木而踞此瑩瑩不獨登臨之
名亦可憑弔係之矣狀距西南稍遠人多不至又園
亦漸圯十年後政未知景物何如耳

朱少宗伯園在朝天宮之左偏者林樹翳狀而已易
于金壇手氏其所稱小桃園者尤爲勝地予嘗自謝
公墩迤邐至其處遂有卜居之心惜今亦易主矣不
獨園也朱之書画玩好甲于南中今皆蕩悉不存予
每過其園輒增慨嘆

余中丞世爲宦族其園有數處而在烏龍潭者爲最
蓋其山光水色皆凡案間物城中得此爲難耳近時
又有陳中丞金太守皆築室潭岸且置画舫以與余
爭勝又唐長史齊王孫等皆有宅枕流面山雖復數
椽可以延貯清朗卽不爲園而山水之美此其都居
矣齊王孫宅在潭北杏花邨一帶園之淵藪也而人甚侈顧家園其基鄰
鳳臺洵爲勝地但規模布置亦覺未稱此其意不在
園者而園實因之齊王孫宅在潭北

南門許會元家對門有園雖不甚大然亦營有岩壑
予嘗以謁客數至固已居非其主矣

南門富室夙稱韓任韓方伯有數園其傍居室者壘
石甚多石亦有奇者然殊無位置今已易主矣任氏
亦有數園而鄰鳳寺者爲勝其園舊爲陰氏有而任
得之槐榆百尺枇杷松柏皆已合抱蓋數代物也任
賣于四川劉用潛明府劉造居室其中極爲精麗工
未成而劉病自知不能守也嘗語余曰此園惟有福
有趣者可居若以屬于吾死亦瞑目其如子貧何今

劉已死矣予過其處輒有西州之痛未一年為壽州
 方所置園園中取不語也嘗謂余曰此園雖在
 南門內右手傍城名紅土山有賈家園七依山為之
 穿林拾級而入則酒杯在睥睨間矣登其亭榭蒼茫
 平楚江流如帶其一石瞰池生者紆敞可步諸園所
 未有也惜園已漸圯又多為人賃飲游者雜沓不堪
 久坐

中城街有楊總兵園予數會飲其處亦有廣軒曲池
 要無大致又諸園為胡氏有者為吳人所壘石較諸

園假山此為差勝胡素封不樂交游故園名不著
 國子監一帶絕無園可遊小有園在石橋者故某令
 所為也予親見其主人鑿池種梅七開甚盛未幾過
 其處則主人死而其孫列為茶肆矣且聞此令生平
 好刻書七板盈屋狀園既如此何有于書哉予亦
 水西門內有蔡家園松江富室蔡姓者所為也今屬
 之貴州蔡憲副有廣池曲橋亭軒交錯芙蓉開時憲
 副飲予其中亦覺錦綺奪目園其入園其入
 自清涼門北至金阜門山阜相接其為深林闊塢幾

數十里得一畝之地垣而圍之即可名園矣予嘗于
春月間由烏龍潭斜穿鼓樓岡見人家籬落皆有桃
花覺桃源雞犬即在輿足而清涼山後有卓氏莊雖
未經營若拓而治之可爲名園又嘗由金陵寺側見
某指揮居其後園竹可數千萬每年笋價百千亦一
異境也

馴象門一帶茂林修竹處也可以爲園而成觀者實
少至塞洪橋有芮家園屬楊龍友者卽古白鷺洲處
也平疇綠埜可以遊目騁裏園中有池有堤亦可觸

詠但其亭臺纖狹原是富家兒所營者不足副大觀
也今屬商城周方伯

牛首山下王家園其主人故爲縣令有好事名營山
鑿池有松塲花榭之盛其軒窗亦開蔽盡勢但冠蓋
錯遊主人應接不暇園亦能敝人矣今主人已死予
以遊山與數友偶過之其子倉卒具飲甚感其意

科舉事殿精敏

予往見金陵瑣事載科塲事至萬曆己酉而
止蓋是時予亦以童子應考句容矣壬子予

守制乙卯至京而未入場自戊午至今歷場屋者八次矣曾作南都應試記一冊中間所紀事頗詳追憶記之亦足係人感慨云

乙卯七月間張差事起舉國闕傳以神宗皇帝深拱二十餘年一旦御殿召對士大夫無不欣爲盛事而予鄉劉御史以奏對失旨下獄凡科舉之士皆云一篇絕好文章卻被池人做去然予是時未深諳國家事體已心知劉被患爲倖後三案興而二劉卒爲挺擊樹幟時有云一卯金刀以奇貨元功抹殺忠臣義

士卽此也

戊午八月遼東難發矣予猶記一友云國家將有數十年兵禍時國家全盛予以其言爲妄今果驗云舊制頭場入闈爲八月初九時以至考失期遲一日然先是壬子則失期半月矣頭場題爲君子修己以敬而先拏夾帶監生陳某搜其文則實符是題也此明爲主司關節之証而監場未有論劾者故事入場士子自備蠟燭研石水注上科府尹爲嘉興黃公捐公費官爲辦給多士誦之至今遂爲例然

初時炬皆精堅徹夜不能盡一枝後此皆惡溫充數士之敏捷先交卷者雖半枝一寸官猶奪去南場之通關節相傳有年而工是術者謄錄多家人門客書寫精楷又其卷較諸郡先進主司取數既滿則他皆置之矣又先度推官知縣資俸必入簾者豫爲結納不則代營入簾取于相報種七槩竇不可枚舉雖以嚴察之監場精明之京兆亦不能革予少聽人言意以爲妄此科榜發據予所知實有數人嗚呼可歎是年京兆先山儀注分派鼓吹迎導三人每舉人六名豫先兩日習之城中喧日迎假舉人可發一笑

往年南京十四府共一提學至場期則使者至南京坐察院以視士子進場之後往謁猶掣籤點名使共守揭曉以觀鹿鳴之盛自乙卯分兩督學而下江支宗以江上二縣非屬邑不奉供應遂不至京故士亦場畢遂歸而鹿鳴赴燕者不及三之一矣是年上江督學爲岫嶺周公猶至京點士如故云十四

辛酉程文墨卷無一可傳者以主考司房知文者不

能一二也相傳關節較前科更甚等語其賦文皆不
甲子七月南京傳楊大洪劾魏忠賢二十四罪疏幾
於家抄戶誦是時覺忠義之氣鼓暢一時今不可再
見矣主考爲李標姜逢元解元爲金壇周鏞七後爲
禮部膳郎以齋捧抗疏削籍歸授徒明道論者以爲
前有顧涇陽後有周仲馭
南場因赴宴者少鹿鳴宴皆以銀造豬首鵝鷄之類
始於戊午後遂相沿爲例

丁卯入闈之時正璫焰張熾之際監生樊元修爲首
具呈建祠然首其事者實有數生半係浙人後蔽惡
于樊耳主考出題媚璫予在闈中見易經首題大爲
咋舌蓋璫孽方封寧國公而題曰萬國咸寧耳又見
逆璫之子如某某輩在場中出入號房巡綽官不敢
詰至今思之猶有餘憤時主考爲張士範陳其慶監
場爲劉漢皆附逆璫者也
是年周應秋之子應試南京寓門帖金壇周三字大
至踰尺而周鐸果爲岑之豹所中後雖論革然國家
功令亦被此輩壞極矣○逆璫以甲子程文多所譏

諷是年革程文不用。又時上江督學爲浮弋賈公鼐號得人亦肯破格收士子曾見溧陽某某遞建逆瑞生祠呈爲賈公所呵斥時服其正子嘗謂賈公不幸爲諸小人所用耳移官一爭原可與楊左並存大義而出山二疏遂至自相矛盾以卒蒙惡聲不然當熹宗彌留之日南中忝京二千餘里而首劾逆瑞者賈也使無攻楊之疏豈不始終正人哉。又見庚午主試爲姜公曰廣陳公演司房亦多名人號稱得士榜首爲楊廷樞一時爲士論所服記闈後予輩

同社三十餘人數爲高會張溥謂予曰今年十舉其七猶爲缺事然亦十舉其三矣如辛未吳會元偉業楊太史廷麟陳司理子龍王吏部重吳大令繼善錢兵部位坤吳刑部克孝而許元溥鄭敷教陸坦李憲吳應筍等皆是年所舉士也朕是年以通關節中者實多相傳惟寧國太平揚州三處簾官各賣數人是年監場恐看卷官作弊使經房探鈎分閱不拘本經而弊不易止且此法久之愈便作弊故數科以來士子失題者多得命中且無論其他矣

癸酉忽行限字之令字過五百者不錄故是年南場所取多庸陋枯竭之文而榜首爲予鄉人最不厭士心主考丁漣蔣德璟丁大千物議國中口語藉乚所不忍聞狀丁實鄙人闈事竣雖椅棹碗碟皆爲載去最可笑也當時首題爲生而知之者上也所取士多切君德說自丁卯媚璫後科場題不獻譽人主則歸美大臣此世道人心之憂也漣重與大令繼善是年舉人以磨勘被斥者數人而司房被論降處者亦有數官雖存公道其實未盡朕南中科道發科場之弊者無一人也猶記通州范太蒙先生私艸一疏使予言之鄭司農欲以風之各部屬鄭公曰周仲馭去矣部屬中求此等人何可多得丁爲首輔溫體仁私人故科場有所恃而作弊次年亦爲北科道論

歸

和州生員杜某領出廢卷則二三場俱非其文矣而其卷又黏於取中曹某之後不知彌封謄錄關防何以錯悞至此時南中各衙門多知其事而和州生亦曾爭之當事矣朕杜無力而曹有力也事遂寢繇此

推之南場之弊可勝道哉而曹亦以出事致辭
頭場貼出謄錄作弊及文字闕節者十有四人大半
皆下江富貴子也監場出示謂行文督學究治後事
皆寢狀則人何憚而不作弊乎三試則其文亦
丙子臨場正聞北警南中出兵勤王又訛言不一諸
生一日數驚後聞之皆逆案諸人幸國家有事造爲
蜚語以搖動人心耳至今思之可爲寒心言辭
時闈中至上午始得題次日至下午始完場皆前此
未有也自戊午後場事怠緩苦切俱陵遲至是而極

矣時主考爲李建泰王錫衮發榜半月後試錄尙無
序及程式論策而使知名士張某周某某爲之二人又
轉行情代委之子所知之腐生場事尙可言哉聞之
前輩程式論策多館閣預擬惟序文經義臨時自作
或乞司房有名者代筆要皆隨作隨梓至揭曉之次
日卽有成書矣而此科獨遲滯若此亦一異事也
南場自賄賂公行弊竇百出司房諸公旣憚閱文又
夾袋有人所舉但取充數卽棄卷不寓目矣卽予一
人甲子癸酉丙子三科之卷皆未動一筆封識如故

雖卽此是數狀此輩之罪何容贖乎一筆抹殺收斂
已卯闈事之怠緩猶之丙子也主考爲張維樑楊觀
允張髦不省事所出論策題淺俚不成文爲通場士
所笑榜發皿字號中式者少舊額五名而諸監生刻
揭攻訛且圍貢院而噪之至考慮禍先出簡舉一疏
冀以塞後議也狀聞與監生爲首者陰有所解矣
次年陳啟新論發科場之弊指摘淮安舉人王某一
時快之狀陳不過修本鄉之怨所劾非實而南中諸
弊未及一所指者亦十未及一也南中科道監場

不無扶同或曰諸君爲副考地故并恕主考狀亦可
見士風矣往時王錫爵申時行在位其子壻才皆可
中而高桂饒伸諸公劾之不遺餘力無非尊朝廷惜
人才護持功令以明權臣之不足畏也今科場弊端
極矣而在事者以私交情面忍默不言且無論古人
視萬曆時諸公豈不重可愧哉欽長至何謂之貴
後又一年下江宗巡按論劾靖江陳木叔亦及科場
事蓋謂太倉某舉人也後以人解救得免狀陳所首
拔士爲周某大爲士論所怪上江督學爲金公蘭最

號得士以予有條陳數移文京兆監場釐革弊端狀
已極重難反矣蓋使司房者皆清操有守之人弊何
自出卽不狀妙選知文之士亦可救一二而拘於地
方資俸且先費營求取償場屋於是主司旣玄黃昧
其目又孔方亂其心彼且先有開合又互相對換雖
有廉明之監察公平之京兆亦何益乎故南場聘取
考官之法不變而日云革弊是止沸揚火之故智也
是年首題爲寬則得衆四句句容錢令語予曰場中
求一脫格文字不可多得予問如何是脫格曰不拘

定四比耳因思墨卷中有串作者有散作者有作四
股八比者且有重首一句者此皆當以失體劾斥而
場中反以不多得爲憾豈非變事乎

先是七月武陵楊相以拔貢保舉多曠士欲於副榜
中隆其選於是中副榜者刻錄設燕亦稱正榜爲同
年而車服炫耀入里門持刺拜客且刻硃卷諱副榜
而曰貢舉生大可笑也

於戲此余先子儻居畱都時所紀也錄原藁十
三卷今僅三卷亾弟穉圭手錄藏諸篋余覽未

竟潛然出涕因歎乙酉間先子生平撰著盡散
 兵燹之餘幸稍存什一于千百癸巳歲袁州張
 而曰邕山先生家陵陽蒐訪先子遺集捐橐合四方
 卒而友人之資梓樓山堂前集集成行世然猶有散
 中劉軼未盡梓者今方撥遺補缺蓄重燬而未逮此
 夫曷余所以盡然悲也況三復是編知明季之盛卽
 惠中衰運之所伏也人事之變卽國勢之所終也讀
 如入者其亦重有所感矣

袁四以耳因思墨卷中亦不孝男孟堅泣血稽顙書

孫

銘道
 銘節
 本忠
 銘孝
 全編輯
 銘義
 銘德

不昧於學難 於其猷

以其言為對則其心亦

且終也

各交 夫坐而不用其身又不

且終也

汝能可慰其心其全

引其言以心時今此書其味當三卷而常中益其

對山 夫主留心汝其難斷爾其皆閑世其人心不

書田 濟民開進



